

新书推介



《浮华如盐》：  
全景展现川盐故事

著名作家龚静染新书《浮华如盐》近日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该书具有波澜壮阔的故事大背景,故事厚重而文笔从容,作者巧妙地将浓郁的诗性和宏大的视觉融汇在起伏跌宕的历史叙事之中,勾勒出了大时代下人物的命运,具有强烈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浮华如盐》全景展现了以桥镇怀家为代表的四川盐商坎坷曲折的奋斗历程——道光年间,山西人怀荣三卖掉家产,来到川南的桥镇,通过开挖盐井开始了一家三代的百年财富故事。小说将怀家命运融入到了川盐的百年兴衰史——川盐济楚、清末民变、白洋盐务稽核、抗战盐业专卖等内容,是一部难得的文学和史料性著作。



如此  
苍白的心

《如此苍白的心》：  
畅销小说贯穿“秘密”

今年1月1日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译者为姚云青和蔡耘。《如此苍白的心》是西班牙当代文学大师哈维尔·马里亚斯最著名的小说,曾获IMPAC都柏林国际文学奖,被译成近四十种文字,全球销量超过250万册,堪称文学小说的商业奇迹。

哈维尔·马里亚斯用他的细腻和智慧,挖掘出了人们内心中最真实隐秘的一面。“秘密”贯穿小说始终。父亲的罪责,婚姻与暴力,谎言与真实,谜团在内心的纠缠中将故事推向了高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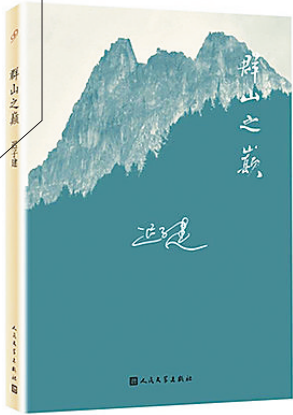
《寂静的春天》：  
开启世界环境运动的奠基之作

《寂静的春天》是美国女作家蕾切尔·卡逊的代表作,也是50年以来全球最具影响的著作之一。今年1月由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许亮译。该书以寓言开头,描绘了一个美丽村庄的突变。并从陆地到海洋,从海洋到天空,全方位揭示了化学农药的危害,是一本公认的开启了世界环境运动的奠基之作,它既贯穿着严谨求实的科学理性精神,又充溢着敬畏生命的人文情怀,被称为其引发的轰动比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都要大。

这本不寻常的书,唤起了人们的环境意识,促使环境保护问题提到了各国政府面前,各种环境保护组织纷纷成立,从而促使联合国于1972年召开“人类环境大会”。

小人物的  
悲喜

文\本刊特约撰稿 朱晓剑



《群山之巅》迟子建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月出版

在小说的世界里,如果一个人物长廊的话,与历史人物迥异,基本上都是小人物出场,如鲁迅的阿Q、老舍的祥子等等,他们留给世人的印象同样深刻。无数小人物所组成的世界是每个时代都不可或缺,但时常因人微言轻,活得卑微,也无处发声。因此,小说家为小人物代言,不仅是表达他们的悲喜,也是在提示卑微的心也有梦想。

迟子建的《群山之巅》里所讲述的就是小人物的故事,他们笑过爱过恨过,生活里的种种是具体而微,当这一切都成为云烟,也就处在群山之巅。

我曾在文章中说过,我们阅读百年中国史,不仅见证社会转型,更应该注意到在这转型的过程中,那些为社会作出贡献而被历史逐渐遗忘的“小人物”。他们的存在,让繁复的历史变得意味深长。以此看《群山之巅》,也就别有意味。

龙盏镇故事

大时代,小人物,常常演绎出不同的人生故事。

中国北方苍茫的龙山之翼,有一个叫龙盏的小镇,里面住着屠夫辛七杂、能预知生死的精灵“小仙”安雪儿、执行死刑的法警安平、殡仪馆理容师李素贞,以及绣娘、金素袖等,这些身世性情迥异的小人物,在群山之巅各自的滚滚红尘中

浮沉,他们怀揣着各自不同的伤残的心,努力活出人的尊严,觅寻爱的幽暗之火。

辛开溜家族的故事或许更耐人寻味,他祖籍浙江萧山,被卖到东北,偶然成为一名抗日战士,却因娶了位日本妻子,然后就被当作逃兵,儿子对此很痛恨。尽管辛开溜一直在证明他不是“逃兵”,却改变不了人们的看法。最后,他的孙子杀了养母,而后强奸安雪儿,于是,这个家族就是世俗社会的不祥之家。而安雪儿所在的家族,祖父是英雄,其父亲是法警,这个红色家庭与辛家成为鲜明的对比,构成了小说的核心。

生活在龙盏镇上的人们,不管是辛家、安家,还是老魏、单四嫂,以及镇长唐汉成等人物,他们虽身处社会底层,活得并不轻松,却都有一颗善良的心,在寻求自己的理想。这个普通的北方小镇,让人记住的不仅是寒冷的天气,也有着人间的温情。

但在小镇生活里,到处充满了“误读”或不解,辛开溜是一例。安大营的车祸事件也是一例。他在开车送林大花回家的路上不幸坠入江里,被渲染成英雄。而唐眉守着女同学的同时,又与汪团长暧昧,但她的故事同样充满了悲剧。就是这样,在这个小镇上,每个人活着自己的天地里,有说不出的人生况味。这或正如迟子建所说的“爱与痛的命运交响曲,罪恶与赎罪的灵魂独白”。

这与艾丽丝·门罗笔下的 小镇生活有着些许相似,虽然它们不属于同一个国度。她曾说:“心灵只有在真理稳固的基础上才会得到安逸。”那么,在龙盏镇的生活中,这一丝安逸却充满了种种不确定性,尽管每个人所寻求的都一样是最初的美好。

丰饶的生活

对生活的深度观察与书写,让小说具有了不同的魅力。尽管是相类似的人物,也是有着各式的命运。迟子建的小说人物大多为小人物,比如《福翩翩》讲述柴旺一家的琐碎

生活,《额尔古纳河右岸》则叙述了鄂温克人的故事……在迟子建看来,“小人物身上承受并体现着人生的风霜雨雪”。

这样的书写是一个作家的人文情怀相关。当我们看到太多的“官场小说”、历史戏说之后,就可能将目光聚焦在这些小人物身上,他们固然没有宏大叙事,却有着丰饶的生活,那不是单靠作家想象就能完成的。

《群山之巅》也是如此。

在后记中,迟子建说:“写完《群山之巅》,我没有如释重负之感,而是愁肠百结,仍想倾诉。这种倾诉似乎不是针对作品中的某个人物,而是因着某种风景,比如滔天的大雪,不离不弃的日月,亘古的河流和山峦。但或许也不是因着风景,而是因着一种莫名的虚空和彻骨的悲凉!所以写到结尾那句‘一世界的鹅毛大雪,谁又能听见谁的呼唤’,我的心是颤抖的。”她又说,尽管进入知天命的年龄,但她并不担心生活有用空的一天,现在她可纳入笔下的生活,依然丰饶。这是一位作家的自信。

辛七杂在书中最出彩的一位。且看他的出场:“龙盏镇的牲畜见着屠夫辛七杂,知道那是它们的末日太阳,都怕,虽说他腰上别着的不是屠刀,而是心爱的烟斗”。辛七杂就像一把解剖一个小镇的“利器”,他的出场,引出了背负逃兵骂名的父亲辛开溜和弑母的养子辛欣来,也引出这个小镇的风物如斗羊节、旧货节、制碑人……另外一个安雪儿,侏儒,能预测人的生死,在《热鸟》中,迟子建将她勾勒为一个精灵般的女孩,在这里则是滚滚红尘中有了凡人的欢笑和眼泪。

复杂世界中,每个人的生活有不同的诠释,在小说家眼里如此,在哲学家眼里也是如此。说到底,他们都是独自的个体,不可能互相替代。也正因这样,小说才有了厚度。

何为群山之巅

小说所呈现出来的气场和品质,让人着迷的地方就在于

它给人们提供不一样的阅读感受。文学评论家李敬泽将《群山之巅》比作一本孤独之书,书里的人骨子里都是孤独、沉默的人。“但幸亏这个世界上还有作家,让这些沉默的生灵,发出声音。”

那么,何为群山之巅?在小说的十七个章节之中,迟子建没有给出答案。在后记中,迟子建有着诗意的“诠释”:也许从来就没有群山之巅/因为群山之上还有彩云/彩云之上还有月亮/月亮背后还有宇宙尘埃/宇宙的尘埃里/还有凝固的水,燃烧的岩石/和另一世界莫名的星辰!

在小说的阅读经验中,可能会在意一些诸如技巧、解构等表象,而忽略掉小说的内在品质。如此一来,小说可能就与故事会相似。但在小说中语言所呈现出的风景,尤其值得关注,比如迟子建的语言以浓郁、深厚见长,照她的话来说,《群山之巅》是,高高的山,普普通通的人,这样的景观,也与我的文学理想契合,那就是小人物身上也有巍峨。

不过,这种巍峨常常是被琐碎、细致的生活所遮蔽,这就像是在浮躁时代,也需迫独立甚至任性的生活。我理解这是对小说的挑战,毕竟小说不同于生活,它还有着更深刻的人性追求,舍弃这个,可能就无法看到小说里的“景观”。

如果将迟子建的小说与世界小说相比,同样也能看出小说里所讲述的故事,更多的是与人性相关。一部小说仅仅是“接地气”,舍弃了价值观,可能即使小说变得流俗。相对于刻意经营的小说家,迟子建可能追求的是小说里呈现出生活的原生态,在小镇上,生活是不断流的长河,除了人物、建筑,还有花草树木,以及由此延伸出丰富的生活观。

大时代里,小人物的悲喜,进入不到历史学家的视野,但他们同样是世界的组成部分。因此小说家对小人物的关注,同样是建立在对世界的理解之上。精灵、天使,他们不只是存在于童话故事里,而是深藏在我们的内心,犹如在群山之巅上的太阳之火。☀

